

# 谈治学

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

人生中不可不读的名家经典



- 邵燕祥 北大人与北大精神  
郁达夫 写作闲谈  
张大千 画说  
周培源 自学才要有文史知识  
蔡元培 现代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  
苏步青 治学漫谈  
施蛰存 十年治学方法实录  
郁 风 从糠里炸出油来

# 谈治学

最让你感动的名家散文

人生中不可不读的名家经典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 |     |             |
|-----|-------------|
| 邵燕祥 | 北大人与北大精神    |
| 郁达夫 | 写作闲谈        |
| 张大千 | 画说          |
| 周培源 | 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  |
| 蔡元培 | 现代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 |
| 苏步青 | 治学漫谈        |
| 施蛰存 | 十年治学方法实录    |
| 郁 风 | 从糠里炸出油来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治学 / 邓九平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10 (2010.1 修订版)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978-7-80094-893-0  
I. 中… II. 邓… III. ①治学方法 ②治学精神 IV.G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354 号

书 名：谈治学

责任编辑：钟 艺

策 划：穆建明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84040746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9.80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 目 录

科学之修养 .....	1
国学概论 .....	5
学与术 .....	9
学问之趣味 .....	11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	13
.....	13
教育小言十则 .....	19
偶像破坏论 .....	21
文摊秘诀十条 .....	25
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	26
.....	26
重申我的请求 .....	27
.....	27
道德与理智 .....	31
读书十四法 .....	36
真理(二则) .....	44
.....	44

治学方法(三则) .....	45
如何促进天才的成长 .....	67
我在北京大学的回忆 .....	69
毛子水：最敬爱的同学 .....	71
.....	71
章炳麟白 .....	72
立志编纂《国学志》 .....	76
怀疑与学问 .....	80
.....	80
欲望与志气 .....	81
实与理性 .....	83
看戏观摩转益多师 .....	84
学 画 .....	88
有志青年何必一定要 .....	93
高攀学府的门墙 .....	93
治学漫谈(五则) .....	94
哲学思考(五则) .....	97
著书与教书 .....	104
写作闲谈 .....	105
论学校读经 .....	106
学习研究“十六字诀” .....	109
坦 白 .....	111

治学漫谈	112
学习的方法	117
创造与占有	118
我和艺术	124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125
论诗学门径	135
标点古书与提倡旧文学	140
我的苦学经验	142
艺术三昧	149
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	150
画说	153
述学	156
我的自剖	158
我的治学道路	161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168
漫谈百家争鸣一	170
	170

读书·教书·写书·做研究工作	171
我的大学生涯	174
在美留学的三年	179
学路历程(节录)	183
往事偶记	189
谈谈我治学的体会	195
我的治学经历	197
煦煦春阳的师教	199
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	207
我是怎样摸索进入	210
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	210
治学漫谈	213
治学二题	216
读书和科研	217
我与书画	220
饱尝甘苦的十年	222
我怎样学习英文的	226
我读过的学校	229
留学与求学	233

# 科学之修养

祭元培

鄙人前承贵校德育部之召，曾来校演讲；今又蒙修养会见召，敢述修养与科学之关系。

查修养之目的，在使人平日有一种操练，俾临事不致措置失宜。盖吾人平日遇事，常有计较之余暇，故能反复审虑，权其利害是非之轻重而定取舍。然若至仓卒之间，事变横来，不容有审虑之余地，此时而欲使诱惑、困难不能隳其操守，非凭修养有素不可，此修养之所以不可缓也。

修养之道，在平日必有种种信条：无论其为宗教的或社会的，要不外使服膺者储蓄一种抵抗之力，遇事即可凭之以定抉择。如心所欲作而禁其不作，或心所不欲而强其必行，皆依于信条之力。此种信条，无论文明、野蛮民族均有之。然信条之起，乃由数千年习惯所养成；及行之既久，必有不适之处，则怀疑之念渐兴，而信条之效力遂失。此犹就其天然者言也。乃若古圣先贤之格言嘉训，虽属人造，要亦不外由时代经验归纳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随时代之变迁而易其内容。吾人今日所见为嘉言懿行者，在日后或成故纸，欲求其能常系人之信仰，实不可能。由是观之，则吾人之于修养，不可不研究其方法。在昔吾国哲人，如孔、孟、老、庄之属，均曾致力于修养，而宋、明儒者尤专力于此。然学者提倡虽力，卒不能使天下之人尽变为良善之士，可知修养亦无一定之必可恃者也。至于吾人居今日而言修养，则尤不能如往古道家之蛰影深山，不闻世事。盖今日社会愈进，世务愈繁。已入社会者，固不能舍此而他从；即未入社会之学校青年，亦必从事于种种学问，为将来人世之准备。其责任之繁重如是，故往往易为外务所缚，无精神休假之余地，常易使人生观陷于悲观厌世之域，而不得志之人为尤甚。其故即在现今社会与从前不同。欲补救此弊，须使人之精神有张有弛。如作事之后，必继之以睡眠，而精神之疲劳，亦必使有机会得以修养。此种团体之结合，尤为可喜之事。但鄙人以为修养之致力，不必专限于集会之时，即在平时课业中亦可利用其修养。故特标此题曰：“科学的修养”。

今即就贵会之修养法逐条说明，以证科学的修养法之可行。如贵会简章有“力行校训”一条。贵校校训为“诚勤勇爱”四字。此均可于科学中行之。如

“诚”字之义，不但不欺人而已，亦必不可为他人所欺，盖受人之欺而不自知，转以此说复诏他人，其害与欺人者等也。是故吾人读古人之书，其中所言苟非亲身实验证明者，不可轻信；乃至极简单之事实，如一加二为三之数，亦必以实验证明之。夫实验之用最大者，莫如科学。譬如报纸纪事，臧否不一，每使人茫无适从。科学则不然。真是真非，丝毫不能移易。盖一能实验，而一不能实验故也。由此观之，科学之价值即在实验。是故欲力行“诚”字，非用科学的方法不可。

其次“勤”：凡实验之事，非一次所可了。盖吾人读古人之书而不慊于心，乃出之实验。然一次实验之结果，不能即断其必是，故必继之以再以三，使有数次实验之结果。如不误，则可以证古人之是否；如与古人之说相刺谬，则尤必详考其所以致误之因，而后可以下断案。凡此者反复推寻，不惮周详，可以养成勤劳之习惯。故“勤”之力行亦必依赖夫科学。

再次“勇”：勇敢之意义，固不仅限于为国捐躯、慷慨赴义之士，凡作一事，能排万难而达其目的者，皆可谓之勇。科学之事，困难最多。如古来科学家，往往因试验科学致丧其性命，如南北极及海底探险之类。又如新发明之学理，有与旧传之说不相容者，往往遭社会之迫害，如哥白尼、贾利来之惨祸。可见研究学问，亦非有勇敢性质不可；而勇敢性质，即可于科学中养成之。大抵勇敢性有二：其一发明新理之时，排去种种之困难阻碍；其二，既发明之后，敢于持论，不惧世俗之非笑。凡此二端，均由科学所养成。

再次“爱”：爱之范围有大小。在野蛮时代，仅知爱自己及与己最接近者，如家庭之类。此外稍远者，辄生嫌忌之心，故食人之举，往往有焉。其后人智稍进，爱之范围渐扩，然犹不能举人我之见而悉除之。如今日欧洲大战，无论协约方面或德奥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视，欲求其爱之普及甚难。独至于学术方面则不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平日虽属敌国，及至论学之时，苟所言中理，无有不降心相从者。可知学术之域内，其爱最溥。又人类嫉妒之心最盛，入主出奴，互为门户。然此亦仅限于文学耳；若科学，则均由实验及推理所得唯一真理，不容以私见变易一切。是故嫉妒之技无所施，而爱心容易养成焉。

以上所述，仅就力行校训一条引申其义。再阅简章，有静坐一项。此法本自道家传来。佛氏之坐禅，亦属此类。然历年既久，卒未普及社会；至今日之提倡此道者，纯以科学之理解释之。吾国如蒋竹庄先生亦然，所以信从者多，不移时而遍于各地。此亦修养之有赖于科学者也。

又如不饮酒、不吸烟二项，亦非得科学之助力不易使人服行。盖烟酒之嗜好，本由人无正当之娱乐，不得已用之以为消遣之具，积久遂成痼疾。至今日科学发达，娱乐之具日多，自不事此无益之消遣。如科学之问题，往往使人兴味加增，故不感疲劳而烟酒自无用矣。

今日所述，仅感想所及，约略陈之。惟宜注意者，鄙人非谓学生于正课科学之外，不必有特别之修学，不过正课之中，亦不妨兼事修养，俾修养之功，随时随地均能用力，久久纯熟，则遇事自不致措置失宜矣。

### 现代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

一般似乎很可爱的青年男女，住着男女同学的学校，就可以算做现代学生么？或者能读点外国文的书，说几句外国语；或者能够“信口开河”的谈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文学，也就配称做现代学生么？我看，这些都是表面的或次要的问题。

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基本条件，才配称做现代学生。

(一)狮子样的体力 我国自来把读书的人叫做文人，本是因为他们所习的为文事的缘故，不料积久这“文人”两个字和“文弱的人”四个字竟发生了连带的关系。古时文士于礼、乐、书、数之外，尚须学习射、御，未尝不寓武于文。不料到后来被一般野心帝王专以文字章句愚弄天下儒生，鄙弃武事，把知识阶级的体力继续不断的摧残下去；流毒至今，一般读书人所应有的健康，大都被毁剥了。羸弱父母，那能生产康强的儿女！先天上既虞不足，而学校教育，又未能十分注意体格的训练，后天上也就大有缺陷。所以现时我国的男女青年的体格，虽略较二十年前的书生，稍有进步，但比起东、西洋学生壮健活泼、生机勃茂的样子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新近有一位留学西洋多年而回国不久的朋友对我说：他刚从外洋回到上海的时候，在马路上走，简直不敢抬头；因为看见一般孱弱已极、毫无生气的中国男女，不禁发生恐惧和惭愧的感觉。这位朋友的话，并不是随便邪说。任何人刚从外国返到中国国境，怕都不免有同样的印象。这虽是就普通的中国人观察，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也好不了许多。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

现今欲求增进中国学生的体力，惟有提倡运动一法。中国废科举、办学校，虽已历时二十余年，对于体育一项的设备，太不注意。甚至一个学校连操场、球场都没有，至于健身房、游泳池等等关于体育上的设备，更说不上了。运动机会既因无“用武地”而减少，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他痼疾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强、活动力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

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

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企。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这种情形，在初入其国的，尝误认为一种狂癖；观察稍久，方知其影响国本之大。这是我们所应憬然猛省的。

外人以我国度庞大而不自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青年们！醒来吧！赶快回复你的“狮子样的体力”！好与世界健儿，一较高身手；并且以健全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

(二)猴子样的敏捷“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在这 20 世纪的时代做人，总得要做个“快人”才行。譬如赛跑或游泳一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二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的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里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则更发展迅速。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固然是美国的环境好，适于建设。而美国人的举动敏捷，也是他们成功迅速一个最大的原因。……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在效率上相差得这样多，所成就的事体，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关于这种迟缓的不敏捷的行动，我说是一种习惯，而且这种习惯是由于青年时代养成的，并不是没有什么事实上的根据。……

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 20 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凡百科学，无不日新月异的在那里增加发明。我们纵不能自己发明，也得要迎头赶上去、学上去，这都是非快不为功的。

据进化论的昭示，我们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却是人类在这比较安舒的环境中，行动渐次变了迟钝，反较猴子略逊一筹，而中国人的颓废程度更特别的高。以开化最早资格，现反远居人后，这是多么惭愧的事！现在我们的青年，如要想对于求学、做事两方面，力振颓风，则非学“猴子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可！

(三)骆驼样的精神 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重大，恐怕要算青年学生首屈一指了！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双肩上。

第一是对于学术的责任：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材；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读者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 20 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的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们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为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倡，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太危险了。今后想摆脱列强的羁

绊，则非急图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想把国民经济现状改良，使一般国民能享独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则非使国内政治能上轨道不可。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

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先有好政治而后有好社会，抑先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争论的，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要希望学生们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的。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

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致远”，又有什么办法呢？

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做现代学生而无愧了。

## 国学概论

章太炎

### 一、治国学之方法

(一) 辨书籍的真伪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

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手。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奭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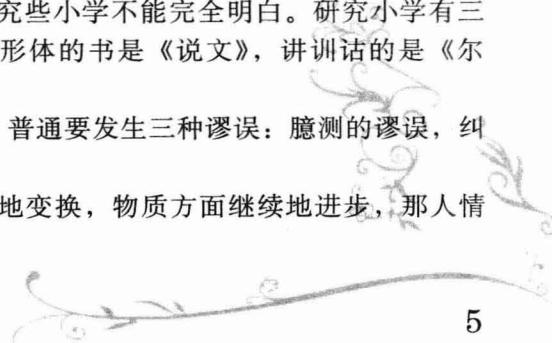
以史而论：正史没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如《越绝书》、《飞燕外传》、《汉武内传》、《竹书纪年》年代通行本。

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全不足信：《吴子》，《文子》，《列子》，《关尹子》，《孔丛子》，《黄石公三略》。

(二) 通小学读唐以前的书，都非研究些小学不能完全明白。研究小学有三法：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历来讲形体的书是《说文》，讲训诂的是《尔雅》，讲音韵的书是《音韵学》。

(三) 明地理不明白地理而研究国学，普通要发生三种谬误：臆测的谬误，纠缠的谬误，意会的谬误

(四) 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 社会更迭地变换，物质方面继续地进步，那人情



风俗也随着变迁，不能拘泥在一种情形的。我们既不可以古论今，也不可以今论古。

(五)辨文学应用文学可分二项：有韵的谓之诗，无韵的谓之文。文有骈体、散体的区别。

## 二、国学之派别

(一)经学之派别 秦始皇焚书坑儒，六经也遭一炬，其后治经者遂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汉代治经学，崇尚今文家的风气，到了汉末三国之间，渐趋销熄。汉末郑康成治经，已兼重古文和今文。王肃出，极端的相信古文。三国时古文家的色彩很鲜明，和汉代有不可混的鸿沟。古文家盛行以后，自己又分派别：治《易》有王弼，郑康成；治《毛诗》有郑康成，王肃；治《左传》有服虔，杜预；治《尚书》有郑康成、梅颐。南北朝时南北学者的倾向颇有不同：北尊上述派别的前者，南尊后者，只有《毛诗》南北无十分异同。唐人本有“南学”、“北学”(即南北朝时南朝和北朝的经学)之分，后来北并于南，所有王弼、服虔的学说，因此散失无遗。唐代学者思想不能自由，成就很少，除孔颖达、贾公彦而外，竟没有卓异的经学家了。宋儒治经以意推测的很多。南宋朱文公(按即朱熹)凭他的臆测酿成很多谬误。朱氏治经，有些地方原有功于经，但是功不能掩过。与朱文公同时有吕东莱(按即吕祖谦)治毛诗很精当，却不为时人所重。元代，朱子学说大行，明代更甚。在这两代中，经学无足观，士子受拘束也达极点，就激成清代的大反动。清初，毛奇龄首出反对朱子的主张。继起为胡渭，汉学便应运而起。阎若璩力攻古代书籍已和汉学接近，后江慎修(按即江永)出，也倾向到江学，但未揭明汉学的旗帜。揭汉学旗帜的首推惠棟(苏州学派)，后惠而起有戴震。戴震有四个弟子：孔广森、任大椿、段玉裁、王念孙。上列二派，在清代称为“汉学”，和“宋学”对立，厥后崛起的为常州派，是今文学家。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闽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今文学家既衰，古文学家又起。孙诒让是一代大宗。在他以外，考典章制度原有江水，惠士奇，金榜，金鹗，黄以国等人，但和他终有上下床之别。自孙以后，经典大衰。

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差不多已是反原，经典的派别，也不过如此罢。

(二)哲学之派别 讨论哲学的，在国学以子部为最多。和哲学最有关系的，要算儒、道两家，其他要算“法家”、“墨家”“名家”了。“道家”老、庄两子的主张，都和哲学有牵涉的。管子也是道家，也有小部分是和哲学有关的。儒家除《论语》一书外，还有孟子、荀子都曾谈谈哲理。名家是治“正名定分之学”，就是现代的“理论学”，可算是哲学的一部分。尹文子，孙龙子，和庄子所称述的惠子，都是治这种学问的。韩非子治法家之学，自谓出于老子，太史公也把他和老、庄合传，其中有一部分也有关哲理的。他如宋牴(按即宋钘)，《汉书·艺文志》把他归在小说家，其实却有哲理的见解。告子，庄子说他是兼学儒、墨，告子的“生之为性，无分于善不善”的主张，看起来比荀子的“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都高一着。西汉一代，对于哲理有精深研究的，只有扬雄一人，

东汉学者迷信渐除，而哲学方面的发见仍是很小，儒家在此时渐出，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可称为卓异的著述。王符专讲政治，和哲理无关。王充在《论衡》中几乎无迷不破，真是独具只眼。他的思想敏锐已极，但未免过分。魏晋两朝，“竹林七贤”中嵇康，阮籍辈的主张和哲学没有关系，只何晏、王弼的主张含些哲学。自魏晋至六朝，其间佛法人中国，当时治经者极少，远公（按即晋释慧远）是治经大师。后来治经者差不多都是他的弟子。隋唐统一天下，讲哲理的只有和尚。宋初时说不到哲理。后来周敦颐出，才辟出哲理的新境域。北宋诸学者，周子（即周敦颐）浑然元气，邵子（即邵雍）迷于五行，张子（即张载）偏于执拗，二程以明道（即程颢）为精深，伊川（即程颐）殊欠涵养，这是我的判断。南宋，永嘉派，金华派，和哲理无关。朱文公师事延平（按即李侗），揭“道学问”一义，陆象山和朱相反对，揭“尊德性”一义。比较起来，陆高于朱。陆后传至杨慈湖（简），学说是更高一步。元朝，陆派的名儒，要推吴澄。朱派仅有金华派传他的学说。金华派传至明初，宋濂承其学。宋之弟子方孝孺。明初，陆派已散漫不能成派，这也因明太祖尊朱太过之故。明白永乐后，学者自有研究，和朱、陆都不相同，学说也各有建树。

永乐时，薛（瑄）、吴（与弼）两人立明代哲学之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献章始。

清代，理学可以不论，治朱之学远不如朱。颜元、戴震、是清代大儒。戴别开学派，打倒宋学。

（三）文学之派别 东西汉文人在当时并无派别，后人也不曾有人替他们分成派别。三国时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人们所以推尊他们，还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诗推及其文的。陆家父子（逊、抗、凯、云、机）都以文名，而以陆机为尤，他是开晋代文学之先的。自陆出，文体七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快感。东晋好谈论而无以文名者，骈文也自此产生了。在南北朝文家亦无派别，只北朝人好摹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昉的有推尊沈约的等不同。中唐以后，文体大变，变化推张说、许颖为最先，此后韩文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都以文名。宋初大都推重李商隐，我们正可以说李是承前启后的人，以前是骈体，以后变成四六体了。北宋文人以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为最著。明人称“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南宋文调甚俗，开科举文之端。后来相沿而下，为明初宋濂辈的台阁体。明有“前七子”（李梦阳等），“后七子”（王世贞等）之分。他们学问都差于韩、苏，摹拟不像，后人因此讥他们为伪体。归有光出，所学的是欧、曾两家，确能入其门庭，因此居伪体之上。桐城派，是以归有光为鼻祖，自成一派，称文章正宗。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异出众。

诗经只有风、雅、颂，赋不为当时所称，但是到了战国，赋就出来了。屈原、孙卿（按即荀子）都以赋名。后世言赋者，大都本诸屈原。汉代如贾生、司马相如、枚乘等。三百篇以后直至秦代，无诗可见。一到汉初，诗便出来了。大风歌，虞兮歌，可说是独创的诗。此后五言诗的始祖当然要推古诗十九首。

继十九首而振诗风，当然要推曹孟德父子。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曹氏父子后，就不能如此了。曹氏父子而后，阮籍以《咏怀诗》闻于世。晋初，左思《咏史诗》、《招隐诗》风格特高，与曹不同，可说是独开一派。东晋无诗家可称。陶渊明出，诗风一振，他讲“田舍风味”，极自然有风致，也是独树一帜。渊明以后，谢灵运和颜延之两家继起。谢眺写风景很自然，和渊明不相上下。梁代诗家推沈约（永明体自他出），律诗已有雏形了。宋鲍照、齐江淹，也以诗名。唐初，自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出，作品渐含律诗的气味。成就五言的是沈俭期、宋之间。五言古诗此时也已穷极，五律七言不能不产生了。七言初出，若李太白、崔颢的诗，都苍苍茫茫，信笔写去，无所拘忌。盛唐诗家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李、陈（子昂）、张，三家都是复古诗家，三人中自然推李为才最高。王、孟两家是在古今之间，到了杜甫，才开今派的诗。韦应物、柳宗元两家，和昌黎虽同时，而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有王、孟气味，很自然平淡的。同时有元微之，白居易两家，又和别家不同，有《小雅》的风趣。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爱讲对仗，和杜甫爱典故是一样的结合，便成宋代的诗风。“西昆体”染此风甚深。宋初，欧阳修、梅圣俞对于西昆体很反对，但欧爱奇异的诗句，梅开考古之源。总之，宋人的诗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以此病入膏肓。苏轼的诗有时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随便了。王荆公爱讲诗律，但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南宋陆放翁含北宋习气也很深，唯有范成大、刘克庄自有气度，与众不同。黄山谷出，开江西诗派之源，元、明、清三代诗甚衰，一无足取。其间稍可人意的，要推查慎行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项背。

### 三、结论——国学之进步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我对于中国学术求进步之点有三：

1. 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即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两病，都可免除了。未来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2. 哲学 以直观自得求进步。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所以，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自得便不能进步。

3. 文学 以发情止义求进步。“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就是“作文的法度”。文学非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我们若要要求进步，在今日非从“发情止义”下手不可；能发情止义，虽不必有超过古人之望，但诗或可超过宋以下诸诗家，文或可超过清以下诸文家！努力！

# 学与术

梁启超

吾国向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辞，《礼记·乡饮酒义》云“古之学术道者”，《庄子天下》篇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又云“古之所谓道术者恶乎在”[说明]本文原刊1911年6月26日《国风报》第二年第15期，署名“沧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主要分析了“学”与“术”的区别以及中国“学”与“术”相混或相离所造成的弊病。此据《国风报》校点。

“恶乎在”上原有“果”字。凡此所谓“术”者即学也。惟《汉书·霍光传赞》，称光“不学无术”，学与术对举始此。近世泰西，学问大盛，学者始将学与术之分野，厘然画出，各勤厥职以前民用。试语其概要，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沈、，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善夫生计学大家倭儿格之言也，曰：“科学(英 Science 德 wissenschaft)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事物之是非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就一结果以探索其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断其所究极而已。术(英 Art 德 Kunst)则反是。或有所欲焉者而欲致之，或有所恶焉者而欲避之，乃研究致之避之之策以何为适当，而利用科学上所发明之原理原则以施之于实际者也。由此言之，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

倭氏之言如此，读此而中外得失之林可以见矣。我国之敝，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考求原理原则；术混于学，则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败，而胶柱以用诸他事。离术言学，故有如考据帖括之学，白首石乞砎，而丝毫不能为世用也；离学言术，故有如今之言新政者，徒袭取他人之名称，朝颁一章程，暮设一局所，曾不知其所应用者为何原则，徒治丝而棼之也，知我国之受敝在是，则所以救敝者其必有道矣。

近十余年来，不悦学之风，中于全国，并前此所谓无用之学者，今且绝响，吾无取更为纠正矣。而当世名士之好谈时务者，往往轻视学问，见人有援据学理者，动斥为书生之见。此大不可也。夫学者之职，本在发明原理原则以待人

用耳；而用之与否，与夫某项原则宜适用于某时某事，此则存乎操术之人。必责治学者以兼之，甚无理也。然而操术者视学为不足轻重，则其不智亦甚矣。今世各科学中，每科莫不各有其至精至确之原则若干条；而此种原则，大率皆经若干人之试验，累若干次之失败，然后有心人乃参伍错综以求其原因结果之关系，苦思力索而乃得之者也。故遵之者则必安荣，犯之者则必凋悴，盖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试举其一二。例如言货币者有所谓格里森原则，谓恶货币与良货币并行，则良者必为恶者所驱逐。此一定之理，凡稍治生计学者皆能知之。而各国之规定币制者，盖莫敢犯之也。而我国当局，徒以乏此学识，乃至滥铸铜元以痛毒至今矣。例如银行不能发无准备金之纸币，不能发无存款之空票，放款与人，最忌以不动产为抵押。此亦稍习银行学者所能知而莫敢犯也。而我国以上下皆乏此学识、故大清银行及各私立银行纷纷不支矣。例如租税以负担公平为原则，苟税目选择不谨，或税率轻重失宜，则必涸竭全国税源，而国与民交受其敝。此亦凡稍治财政学者所能知而莫敢犯也。而我国当局徒以乏此学识，乃至杂税苛，民不聊生，而国库亦终不能得相当之收入矣。凡此不过略举数端，而其他措施，罔不例是。夫当局苟实心任事，则误之于始者，虽未尝不可以补救之于终，然及其经验失败而始谋补救，则中间之所损失，不已多乎！而况乎其一败涂地未从补救者，又往往而有也；又况乎其补救之策，亦未必遂得当，而或且累失败以失败也。实则此种失败之迹，他国前史，固已屡见。曾经无量数达人哲士，考求其因果关系，知现在造某因者，将来必产某果，为事万无可逃。见现在有某果，知其必为前此某因所演成，而欲补救之，则亦惟循一定之涂轨丝毫不容假借。凡此者，在前人经几许之岁月，耗几许之精力，供几许之牺牲，乃始发明之以著为实论；后人则以极短之晷刻，读其书，受其说，而按诸本国时势，求用其所宜而避其所忌，则举而措之裕如矣。此以视冥行踯躅再劳试验再累挫败然后悟其得失者，岂止事半功倍之比例而已哉！夫空谈学理者，犹饱读兵书而不临阵，死守医书而不临症，其不足恃，固也；然坐是而谓兵书医书之可废，得乎？故吾甚望中年以上之士大夫现正立于社会上而担任各要职者，稍分其繁忙之晷刻，以从事乎与职务有关系之学科。吾岂欲劝人作博士哉？以为非是则体用不备，而不学无术之讥，惧终不能免耳。

# 学问之趣味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彀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点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活，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题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彀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办法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辞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嗑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

第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

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便，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搁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味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那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证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到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入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磨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磨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磨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彀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打夥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磨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会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自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的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